

书人书话

走过生命的万水千山

——读邵丽的《九重葛》

◆ 谢有顺

人与自然

盘龙在山

◆ 唐兴顺

站立在一条季节河的干河床上，抬眼望北方向一群簇拥的山峰，它们与南太行其他地方的山峰相比，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们不是只壁立千仞，不是只巍峨雄壮，每座峰峦在矗立的同时，又都作着奇异的盘旋的姿态，各自盘旋，相互盘旋，互相遮隐，互相显露，虚而实之，实而虚之，整个山峰如一群在半空中盘旋腾飞的巨龙。它们的这样一种样貌，除了龙之外，还可以用人类文化中的另一个神话之物凤凰来作比喻，它们确实也像一群凤凰，在天与地之间仿佛飞着、仿佛落着。

顺着同样是盘旋的山路，去往这群峰中间的一个村庄。村庄坐落的地方，是山峰在强硬竞争而又相互妥协退让过程中所形成的略微平缓之地，房舍依地形起伏旋转，胡同、街巷有的宽的窄，有的地方走着走着没路了，抬头却见道路像挺直身躯的蛇，已经过渡到另一个层面。人走着的，说是街道或路，实际上它们就是太行山原初的自体，是山的脊背和肌肤，虽然耐磨耐损，但在无尽的时间面前，它们也在发生变化，凡是踩踏过的地方都泛着光亮，个别地方还有了凹槽，颜色也从山的本色中差别出来。还有人的感情、思想、意念，包括琐碎的日常行为，一代又一代，所产生的力量在空气中叠加或散发，形成的垂直之力与发散之力，也都在改变着此地原本的自然面貌。另一方面，一些人造之物，比如房屋的墙壁、梁檩木石等，在经年累月之中，其颜色却是越来越向自然靠近，越来越与石头和岩壁相混淆了。

山体除了陡峭如削的绝壁之外，到处都有植物生长，多种多样硬质的树木、灌木或荆棘，软体的或藤秧类的草，一些看似微小细弱的没有名字的花卉都自由疯长。天上落下尘埃，四面八方吹来风，空中降落雨雪，充足地供养着它们。春夏秋冬三季，峰峦叠嶂、纵横交错的山体上每年都像新建了很多各色各样的美丽花园。这花园里有两种颜色特别耀眼，一种是花椒树，椒花初发时，像李花初发时的样子，芽状、细碎、蓬松，结果而成为圆形颗粒，颗粒饱满后，先是皮色微红，继而次第爆裂，裂而不散，或鲜红或深红或胭脂红的外壳，用自己美丽的衣袍包含着里边黑珍珠一样的籽粒。此时，每一颗花椒都是一朵花，颗粒相拥相挤，累积连成，一棵树就是一树花，满山椒树就是满山的花。这种海拔高山地特产的香料，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人赋予一个十分文学化的名字：大红袍。一言其大，二言其色，这个命名者脑袋里必定是把每一粒椒果都想成了一位身着红袍、临风而立的微型美女。虽然联想跨度有点大，但在现场观察每一颗开着亮的花椒，又不得不确认这种比喻的合理性。

另外一种耀眼的颜色是粟，粟是古称，在北方指的就是谷子，生产小米的粮食作物。谷子从结穗到成熟要经过好多日子，其间那个一天比一天粗大的被油虫一样的重物，被每一株谷穗举在头顶，压得点头弯腰，在山风吹拂下，它们不停地朝大地母亲敬礼。与此同时，从谷棵到谷穗也在快速地改变着颜色，由青绿到浅黄到金黄。即便颜色稳定下来，每一块谷地每天仍然会随着太阳东升、日在中天、夕阳斜照不同的时间段而改变颜色，如油画家在画板上不停地调配色彩。

花椒红，谷子黄，它们好看的颜色还有后续，花椒铺在屋顶上晾晒，谷子脱掉外壳，在山民们的簸箕里颠簸，逐步变成纯粹的黄米。然后分别通过不同的媒介与途径，到山下的世界里去旅行，不知要成为多少人家饭桌上的美味佳肴。它们所携带的高山上特有的营养和味道，与不同的家庭情节、不同的人间故事相交织，为苍茫的时间添加各种各样有血有肉

的细节。山村上演过革命者的故事。1940年前后，此村成为八路军的秘密粮仓，许多农户的房子里都存有粮食和其他战时重要物资，操着不同口音的男女身着便装，与山民们一边一起劳动，一边悄悄做革命工作，秘密电台的信号在村子上空飞渡萦绕。村史陈列室挂着一副鲁氏女性革命者的侧身头像，她戴着前沿帽，鼻梁挺直，两颊棱角分明，有一双细而长的眼睛。解说员介绍她当年在村上宣传妇女解放，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根据地的活动，还说她曾在村上生过一个男孩。介绍得笼统、概括，没有来龙去脉，是横断面式的，但很显然，里面一定包含有很多生动情节。那时候，革命者们还组织群众打过一口水井，山的世界，石头的世界，突然从地下现出一汪清泉，昼照阳光，夜映明月。

山村后来也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者的故事。世界发生变化，商品大潮涌动，山上与山下迫切需要更加便利的交通。村党支部书记王自有带领群众在山中勘探设计，规划修建盘山道路，他自己累死在工地上。他的弟弟王生有，虽然是一位只有一只胳膊的残疾人，但脑子活泛，思想先进，正在山下城市领办一个效益很好的实体企业。为了不让修了半截的路半途而废，他同意上级安排，回村接替哥哥的职务，并自己捐款数十万，继续带着群众修路。历经3年，一条长5公里的公路宛如一条飞旋盘绕的彩虹从云端落到平地，使这一方世界的空间结构仿佛发生了某种幻变性变化。

村口建有一座小庙，是供奉蚂蚱的，唤作蚂蚱爷，塑像并没有蚂蚱的一点元素，是通常所见的神仙造像，戴双翅帽，着彩绘神袍，腰间系有玉带。蚂蚱被供奉为神是有原因的，传说某年山下蝗虫成灾，蚂蚱如滚浪黄云遮天蔽日。山村百姓集合来到村口，朝山下集体下跪，祈祷蚂蚱爷不要来他们村上。蚂蚱们本来一翻一滚是要进村的，见到百姓们的阵势，真的就改变方向重回山下。蚂蚱庙建在一座前沿突出、凌空若飞的山包上，它的后方，连绵倾斜向上又有一座山包，这座山包上矗立着一棵树龄达400年的白皮松，它的形象非常突出。突出，主要是因为它是太行山少见的树种，与村庄周围的树对比鲜明，万木林中一异象；它不是普通的白，它的白像白石灰刚“淋”出来时那种颜色，清洁、干净，不染尘埃，像才冲洗过一样；它身躯魁伟，挺拔飘逸，树冠大而又不繁密，疏敞的枝丫顶端举着几簇翠叶，极像现代年轻人时髦的头发。它身上那种来自时间与山野深处的难以言说的独特气质，让人息心、怀敬，不敢妄言妄动。面对它我心里默念：“素衣君子，白面先生。”

读邵丽的《九重葛》，不由想起19世纪亨利·戴维·梭罗的那句名言：“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女主人公万水甫一出场，作者便以她独有的耐心和细节书写能力展示了一位家世优渥、受过良好教育的退休女公务员的独居生活。她的日子沉闷、单调还充溢着病态的洁癖，“余下的一天要干什么呢”？无数次她想尝试用安眠药以长睡不醒——只是为了昏睡避世而不是自杀。为什么要昏睡避世？因为“生命毫无意义”，为什么不想自杀？“毕竟还有些事情在心里搁着”。

一位城市生活中独居的、普通中年女性的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孤儿”，离婚多年无儿无女，父母也双双过世，她觉得生命毫无意义，自己“是个耗日子的人”，乃至于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这仿佛是时代的症候，被德国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描述为“倦怠综合征不是表达了筋疲力尽的自我，而是表达了疲惫、燃尽的心灵”。万水的生活日复一日表达着她疲惫、燃尽又尚存余温的心灵。她生活中唯一的亮点，是在公园中锻炼时遇到了一颗同样孤独的心。早年丧妻，自己远在海外的林业研究博士张佑安，与万水不同，他的表达方式是积极的、愿意融入他人之中的。然而，各自跋涉过生命中万水千山两个中年人，纵有相互取暖的心思，始终也充满了隔膜、试探和被现实所痛击过的余孽。

张佑安给万水送一盆九重葛的那场戏特别精彩。万水以一种不近人情的生硬和洁癖将张佑安拒之门外，这多半源自心理的洁癖，它像一层厚厚的壳，将她隔绝在人群之外。她有过的优渥，让人引以自傲的童年和家庭，也有过拧巴的短暂婚姻，是她主动让自己从社会生活中边缘化，封闭了自己的内心。年过半百的两人，带着各自的尘埃和伤痛，在命运的交汇中向对方袒露了前半生的生活，以及内心的失落，但他们终究不再青春，也不再激情，后来又碰上疫情，男女主人公分隔在大洋两岸。

邵丽巧妙而自然地借力现实困顿，打开了另一个叙事空间。

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故事。若是万水和张佑安在各自的世界日夜思念对方，未免过于俗套；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位像老房子着了火，突破了世俗桎梏奔向另一方，故事也未免流于滥情而不切实际。邵丽的叙事，这时从容地慢了下来，她让主人公们离开熟悉的环境，开启了各自真正的远行：万水只身一人来到海南，她在陌生人之中渐渐剥落自己的“旧衣服”，她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舒适家中的孤儿”；张佑安则在儿子们的撮合下与性情奔放的老同事相遇，一起旅行却无法融入彼此。小说打破了单一时空的线性叙事，它将两人的往事、人物的心绪反复穿插在主干叙事中，使小说呈现出复调的结构和令人信服的曲折风貌。万水的洁癖是怎样愈演愈烈的？张佑安的第一段婚姻是怎样令人唏嘘的存在？万水的前夫、张佑安的前同事这些人又背负着什么样的故事和命运？邵丽不仅在书写两个孤独的个体，更是在讲述这一代人独有的生存图景和精神羁旅。

万水和张佑安可以视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出身不同，所受的教育和感情经历却大致相当。这一代人的感情遭受着怎样的苦闷、压抑和怅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更多是浑然不觉，只是朝着某种家庭、家族的“赋予”和责任感迎风前行。万水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内心感到是一种“解脱”和“救赎”；张佑安则在妻子患癌过世前，尽职尽责地照顾着她。当这代人行至中年，家庭、家族使命的重担终于从他们肩头卸下，这时他们才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死水微澜，精神世界的焰火也似乎从未燃起。在现代都市，有千千万万个万水每天例行打扫着自己冰冷的房间，有无数个张佑安历尽艰辛才能在郊外的地里给自己围建一个苗圃。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过去到底失落了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向剩下的生命索要补偿。只是，他们内心还有隐约的不甘，那是想让自己真正地为自己活一次的生命渴求，就像张佑安所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

或许，这代人才是现代中国“迷惘的一代”？

张佑安在美国的旅途中邂逅了蕾秋·乔伊斯的小说《一个人的朝圣》，这本畅销世界的小说直面了老人的精神困境怎样才能得到拯救的问题，而张佑安被这本书深深打动并写信与万水分享这个情节，似乎成了《九重葛》这部小说的精神底色。两个中年人的相遇不是相互救赎，而是他们在各自的生命中依凭精神的觉悟与过去的创伤和解，与孤儿般的现实处境和解。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教养和隐忍、通过过分的自尊自怜来压制和隔绝自我，这是一条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也是震撼灵魂的一个人的战争。万水最后选择回到人群、褪下洁癖，投入他者的怀抱；张佑安选择的是安居于草木之间，在原木的芬芳中走近自己真正心仪的人。当他们心中不再隔着生命的万重山，终于返璞归真，“心远地自偏”。

万振山和水纹、万水和张佑安、张佑安的儿子儿媳，其实小说以不同比重的笔墨描述了三代人的情感和命运，三代人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拥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每个人，在世界上相互温暖，却也在生命之旅中独自“朝圣”。邵丽以温情的笔调给予了万水和张佑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作者在疫情中写下留下的一抹亮光。邵丽近年写的《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等作品，都不是独立探讨人物命运的具体处境，而是将他们纳入历史的洪流中去安放、理解他们的存在。这种面向大时代的现实书写，不仅是主人公在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时空关系中的辗转游移，而是携带着时代意象的人物在生活化的情境之中迸发着生命之光。这光芒不仅是万水的、张佑安的，也不单是九重葛的，也是那所有在现实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语）。

邵丽曾在一次访谈中引用了《浮士德》中魔鬼靡菲斯特说过的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一切理归真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她

是内心极具热忱和信念的小说家，深信生命之树常青的奥秘能予人以耐心 and 希望。正如小说《九重葛》的命名，九重葛是一种生命力异常顽强的植物，它喜光耐寒，对土壤质量几乎不挑剔，也不惧曝晒和雨水。这种原产自美洲热带的植物来到中国南方也从未水土不服，大大咧咧四处盛放，花期漫长，花冠热烈。这是怎样一种植物呢？说起它的另外两个名字——三角梅、勒杜鹃，你眼前肯定会浮现出它的热情洋溢。这种易活好养的植物，作为张佑安送给万水的礼物出现在小说主人公们开始登场却异常尴尬的第一回合，作者可谓找到了这个妥帖又抢眼的植物意象，并让它在此后兀自绽开。值得注意的是，邵丽对于小说的意象选择十分细腻用心。生长在万水童年深处的是一棵蓊郁的合欢树，它的枝叶郁郁葱葱，一朵朵绒花绽开，是“自在飞花似梦”的旖旎记忆。然而童年的蕊瓣消散在一夜风雨后，“蜡梅”的孤高、清寒就贯穿了万水的大半生。直到张佑安赠送的九重葛、韭黄、茼蒿、玻璃海棠相继出现，她的生命重新开始镀上色彩和烟火气。当万水终于穿上青春时代的旧衣裳来到张佑安的苗圃，低头闻嗅的是一朵攀爬在上的南瓜花……这种种“物”的缜密安排，让这些意象如植物气息自然弥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见出小说家对情节的筹谋和对细节的用心。

邵丽在一篇创作谈《说不尽的父亲》中曾说：“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我觉得是一个作家的职责所在。往大里说，其实是一种使命。毕竟，那梦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我斗胆说，那种光芒唯其卑微，才更纯粹更纯洁。”万水，张佑安，都是现实中孤独又卑微的人，他们内心有纯粹、纯洁的人之为人的欲念、渴望和梦想，他们在自我救赎的同时，也拯救了对方。当万水千山走遍，这些人物也重建了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丰饶，他们袒露的热爱、眷恋和事关存在的确信，更是昭示着一个小说家内心的光芒所在。

知味

荠菜香飘冬雪时

◆ 庞英

“冬天吃一菜，病毒全跑开”，药食同源、鲜美可口的荠菜，在这个冬天成为你的座上宾了吗？

提起荠菜，大家都不陌生，荠菜历史悠久，古来就有食用记录。早在春秋时期，《诗经·邶风·谷风》中就已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发展到北魏，《齐民要术》里已经将荠菜作为菜肴记录在册。

再往后，食用荠菜蔚然成风。自唐以后，很多大诗人陶醉于荠菜的美味，为它写下了名传千古的诗句。宋代的大文豪兼美食家苏轼，更是将荠菜吃出了花样和新的境界。“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翠绿的荠菜和肥美的白鱼被他搭配在一起清蒸，不仅看上去养眼悦心，吃上去也特别鲜嫩可口。

荠菜虽小，可是它独特的价值、顽强的生命力，不挑地域的适应性，不怕风雪的耐寒性，却将平凡活成了风景，却将渺小活成了诗意，更将生命的馨香带给千家万户，传给了子孙后代。

荠菜被称为春天的灵丹妙药，民间有“到了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说法。三月天里春光烂漫，到田间地头走一走，采一把青翠的荠菜，清洗后切碎，打入柴鸡蛋，下锅清炒，很快就能品尝到混合着荠菜清香味的人间美味。

荠菜除了可以炒蛋，还可以凉拌、煲汤、烙饼。最合适的还是混合着肉末拌成饺子馅，用来包饺子，鲜香可口。当亲手包的饺子煮好后，一口咬开，顿时舌尖上会弥漫出醇香四溢的甘美味。大肉的醇香搭配荠菜的清香，香而不腻，余味悠长。热乎乎的饺子

冒着蒸汽，让人垂涎欲滴，往往吃了一个就止不住想要吞下第二个。

美味佳肴是上天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吃着这美味的荠菜饺子，心中的烦恼和眼前的迷茫都会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拥有的珍惜。

荠菜性平味甘，归胃经，《本草纲目》中记载“荠菜凉肝明目”，具有清热解暑、养心明目、健脾利水、止血散瘀的特性，可以用来食疗、辅助治疗。因为荠菜独特的价值，让人们越发喜欢它的味道。

只可惜荠菜在春天时生长迅速，随着春风雨露的滋润，一转眼荠菜就到了花期，抽薹开花后的荠菜不再鲜嫩，吃起来口感会差很多，所以不免让人有点遗憾。

好在现在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让我们有福气在冬雪飘零、万物萧条的时候，照样吃上新鲜的荠菜。若是一时半会儿买不到新鲜的荠菜，我们还可以通过快速采购晒干的荠菜泡发后食用。

晒干的荠菜虽然在颜色上没有新鲜荠菜养眼，但是食用起来味道和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

每到冬天，就有带着泥土气息、藏着故土情意的晒干荠菜千里迢迢捎给我们，收到那鼓鼓囊囊的一大包荠菜，心中说不出的感动、是幸福，更有感恩。

离开故乡太久，脚步匆忙，一直顾不上回家看看，可是那小小的荠菜却能带着乡情、亲情和思念，悄悄来到我们的身边，滋养着我们的肠胃，抚慰我们的疲惫，赶走我们的迷茫，留下不忘初心的使命和召唤。

梳拢君琵琶人爱，那齐王点军爱煞人；左边梳着盘龙髻儿，右边梳着小磨儿；花汗巾儿，点香汁儿，老远闻着香喷喷儿；正中间梳着几座庙，庙里又梳着几尊神儿……”柔婉动听，细腻传神，声声入耳，赢得满堂彩。

待人们到得差不多了，熙熙攘攘一大场，那刘小翠再掀帘袅袅婷婷登台，唱起了梆子花腔。

梆子花腔是宛梆腔的一个显著特点，又叫“唧唧梆”，是因为宛梆的花腔发音比较尖锐，比较明朗，唧唧啾啾地持久高亢，所以豫西南群众就叫“唧唧梆”。人们爱听宛梆到啥程度，“听到演员刚一腔，整整迷了八道岗，干活的男人不干活，烧汤的女人不烧汤。”就有这么厉害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小翠人美，唱念做打有韵味，叫好声此起彼伏伏火热烈，演出结束，先是陶醉的静默，之后方才一阵阵叫好，李小翠谢场再谢场，简直弄得下不了台，许多人追着围着看，要一睹小翠“庐山真面目”，堵得她又卸不了妆。

冬闲到了极致，就是过年，过了腊八都是年，这个时候，人们完全放松紧张了一年的身心，包括腰包，敞开了享受、狂欢，似乎世间哪有苦和忧。

冬闲，也并不闲，即便是闲那么几天，也是养精蓄锐，是秋与春间劳碌的休整，是农人们在蓄积着大于春秋的力量。今年这样，明冬如此，寒暑轮回，年年亦复，一张一弛间，人们在时光中老去。



锦绣河山（国画）

陈永萍

灯下漫笔

冬闲中蓄积力量

◆ 鲁钊

现在保护生态，收缴猎枪，早不能打猎了，那是违法事。农人听话，违法的事坚决不会做。

妇女们也闲不着，有点儿空闲，就得为一家人的穿着操心，摇起纺车织布。“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辞》开篇几句，描述的就是木兰织布的场景。“男耕女织”自古就是中国乡村最经典的生产和生活图景。织布工序有纺线、染线、捻线、经线、闾杆、刷线、掏缯、吊机子等，复杂着呢！巧手的织女眼花缭乱地织锦绣绣，才赢得了牛郎的爱慕。过去谁家姑娘织技好，那是百家争求。现在，织机只在农耕民俗馆才能看到了。

外面波澜壮阔天翻地覆，民间的日子照样不紧不慢地过着。冬天农村最好的娱乐就是看戏了，有话说得好：“看戏三天，赛过过年。”孩子们多是奔着戏场的热闹氛围和花喜蛋、吹糖人、米糖糕、葫芦串、花生瓜子、薄荷冰片去的，欣赏不了这古老文化的魅力，只对武生感兴趣，看那刀来剑往、枪挑锤击的打斗就分外